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褒卹贈諡彝典始大備又八年而崇禎六年距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曾祖諱實徙居嘗

熟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喪有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庶嘗選名在第四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門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第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

江陵卒朝政大變

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

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
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閒不能無內慚且忌而
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
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
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
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
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
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
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嘗何謂
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護惜之
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伎而
偵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
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
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
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
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
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
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

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偏
心俸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
枋用爲之接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患而
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
棄公朝堂爲之大闕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
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
王竝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
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
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
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
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
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
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
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許公當國者
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洵洵公抗疏力辯求去章
三上得請舉朝大闕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
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
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
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

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嘆惜莫敢發聲
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始騷自今幸少得隸泗
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
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
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
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
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
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旣逝執政之精神
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
公等吳沈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轂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
始坐公以朋黨旣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
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旣疑公舉
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畱中
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
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
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
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
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
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

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割敗肉如掌陳夫人
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
櫝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
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
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
求悉其利弊在官坊延進士袁黃商榷四十七
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
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
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
爲繫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 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竟
其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
又安而 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鈞黨之禍公之
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
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攤書夾案燃巨
燭窻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
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
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
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
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

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敘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
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先帝思公有功國本
又蔭祖美之子士履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
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
國旨數尋聲吠公子弟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
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
腸直節頌頌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剗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鍔鋒暨暨
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
杈枒便文自營載鬼一車葛藤蔓草孰斧斯之
冰刃霜鍔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椽揭天不
祐助人與奚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
炯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虺金碧之神尅期
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
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濟夕潮公赫斯在徵于
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眠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闕于世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公以太嘗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閹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啓之黨禍烈矣今上卽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未幾閣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呼俛仰三十年閒黨論三變雄唱雌禍黨同伐異以官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之閹禍卽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閣訟卽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撞其機牙措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
山川沸騰穀洛交鬪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
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
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
忠信明允篤誠如墮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
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
披拂者暹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
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
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
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

未嘗不引而進之也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
未嘗不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與盱眙馮
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
三閒不蔽風雨席門葦簷含菽飲水端居泰究
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
終其身于學問之中而已爲諸生時講求六農
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應京訂經世實用書強
半出諸腹筭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禽劇盜爬
搔淮泗閒利病共舉而措之者在省垣論奏
皆天下大計萬曆閒推六科人才如先朝之推

葉與中也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顧
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奴薄
都門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
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嘆服知公爲
有用之學也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
寸少宰之推也越關中馮恭定公而用公小人
設械欲藉是兩基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
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
此類也蓋嘗論之公之學惟仁與誠而已騶虞
之不殺鳳皇之不搏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

解暘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惜
乎黨議誠則無僞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畏乎
學禁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惟仁與誠天佑之矣公之完名全身好德令終
豈偶然哉若公之始終黨論不得究其大用則
斯世自有任其咎者而于公何與哉公諱于汴
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也會祖諱庠祖諱司民
父諱希舜世有壹行皆以公貴贈左都御史而
妣皆爲夫人公以崇禎庚午致仕歸里甲戌正
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夫人侯氏

子曰良以公任爲南京戶部郎中丙子三月曰
良奉 天子之休命大葬公于安邑北郭之賜
塋後三年戊寅貽書謙益俾書其墓道之碑萬
曆庚戌公與高陽孫公分試南宮謙益實出其
門自是廁名部牒實與公相終始閣訟之興謙
益爲黨魁公之晚出不爲時所容者亦以謙益
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師友之間有餘痛焉故敢
牽連書之庸以徵于國史云耳銘曰
晉水吳山有唐遺民參晉之區篤生異人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天生斯人以斥王國介圭不琢

精金有聲貞心匪石直筆如繩始登天垣卒踐
憲府首櫻宮隣載蹈金虎羣陰繁興孤陽一綫
覽此鳳德介彼龍戰水火煎逼風雷喧逐正直
是與厥德不回公之在朝頎然元老國有元龜
士有師保公之在野皤皤壽考讒消南箕譽象
北斗 天子命我角巾西歸 上帝命我飾巾
待期耀靈晝晦經星夜落浩然元氣還歸磅礴
民思冬日士嘆長夜誰能畫筆雕繪造化節其
一惠媿彼兩賢文中文清季孟之間白首門生
纏悲安仰斲石刻詞永敝天壤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僂逆闔言者始上故資德大
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
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諡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
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
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閒一二君子
奮起下位以搢柱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

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
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
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卽抗疏分別忠佞
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
旨詰問侃侃不少鯁避遂降揭陽縣添註典
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址講學其中久之
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
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
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

次枋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戊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于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夜分闕其室爐香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

形神離矣裳衣戍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訾笑淵停嶽峙如也東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閒起家也熹廟幼冲婦寺中外盤牙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已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先帝謂訕

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闕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小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闈急小依闈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闈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真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吊古雲水孤

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攀龍字存之世爲嘗州之無錫人祖諱材父諱德徵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較任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于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
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
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
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
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
學公則爲雜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
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
玉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
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旣傾腐骨猶臭
徒爲海內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

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
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怡淫
謠詠之徒比長繫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
攄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
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
敢因公碑首鹿麕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
芳澤稠珩璜瑤瑀紛相摻回翔延佇經九秋虹
蜺揚光白日雫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
所讎一夫九首擇肉投帝閭高高靈瓌幽死

暴都市生纍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冷之淵水
滔滔蹇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
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
前駟雲旗晝靄衛九旂手援斗柄駕龍輶騎鯨
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蝟蟾沸羹爭嘲
啁靈不言兮心豫宥乘風載雲過帝丘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
治少尹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
御史因盛夏冰雹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

時閹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
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
兵皆以剪閹之翼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
論閹與其私人郭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慚且懼
諸與鞏潛附閹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
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閹徵楊魏諸公考死
羣小脅閹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貪令曹欽
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贓獄未上
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
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

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
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閣又飛章誣奏傳言將
孛僂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賊多不能償其子廷
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今天子御極遂竭蹶
詣闕訟寃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
褒卹有加又詔所司定鞏等罪狀於是天下
雖芸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
咀嚼鞏等恨不得齧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
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
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窻誦讀流涕覆面甫入

臺卽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
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
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
天性也公少儁傑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
刮磨飭理以跣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篆德
清調煩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
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
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計兵餉責成中樞執
政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覆冒破二萬餘
金閣王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据會典駁正

闔亦爲屈服鞏被彈猶狺狺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鞏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應其善抗辯屈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旨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牴牾及內外勾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目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謹特達致身授命

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祖諱式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爲國子生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祺廷祚以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於叟字圩之賜塋惟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描畫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及糾鞏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

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籍死闔禍白首同歸
闔棺論定闔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
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
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耳銘曰

國有椽人金虎在旁羣小蠅附厥翼始張雄唱
雌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抉摘附璫譬如迅震
破彼蟄藏飛謀釣誘傳刃以償葦笥之籍始於
魏揚瓜蔓及公討捕刊章身填牢戶竟復拊楊
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何弗愴神
熹之際黨論拒撐分部立墀沸羹揚湯填河

濁流焚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逆焰焚如
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目光嗟我于公同籍
同方我爲黨魁懂而後亡悼往撫今有淚盈眶
刊文碑石過者盡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二

嘉議大夫太嘗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贈
禮部右侍郎諡文恪傅公神道碑

嗚呼吾師太原文恪公既沒之三十二年而門
生錢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曰公諱新德字明
甫太原之定襄人也世爲農家祖汝楫父應期
始爲儒生母樊氏夢月光四射星斗文字粲然
光屬於腹驚呼而生公甫能言輒能記太公所
讀書倍誦於懷中七歲屬文如風雨驚驟時以

爲聖童二十登鄉書明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教習三年請假歸又三年盡讀經史子集之書近窮掌故旁撫釋典鈎連穿穴而後其學始大就甲午除翰林院簡討又六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三年滿考復任又二年始陞右春坊右中允丁太公憂喪葬用古禮墓祭徒步五十里哀動路人終喪將不出樊安人固命之乃強起丙午主南京試歷本坊右諭德庶子又四年始陞太嘗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詞林覬望遷拜不樂居兩雍公嘆曰養賢造士國家之

急務此官非冗長也南陳北李彼何人哉後先條奏主於崇教化考德行謂從祀不當專重文學宜推廣許讚之議進張巡文天祥等以風厲人心在南雍申明條約作八勅以聳善作八誠以抑惡晨夕集諸生堂下勸誘如誣諉訓戒如誓命反復憚怛如家人父子孝秀簡習榘楚廢弛滿考及遷投業遠送望慕嗟咨唐之陽城無以尚也在北雍講貫教督不懈益勤故有弱疾寢劇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三疾革命授几焚薌擁被南北向扣頭而沒同官

合賻之乃克歛 上賜祭葬給驛以歸贈禮部
右侍郎謚曰文恪娶閻氏三子庭詩以蔭爲刑
部郎中庭禮庭蘭皆諸生葬於定襄城東南十
五里高長山之原公生而短小文弱手足皆纖
細異嘗人順祥和雅聲出金石見者皆心醉曰
真翰苑人物也明內柔外恭大慈小足布武惟
恐先人口噓氣猶恐傷人其於進退泊如取予
介如也南司業滿考旦夕當遷四明謂曰此官
無肯往者盍再借一二年乎公謝曰與南諸生
殊相安倘不卽幽黜亦不願去也四明有意遠

公公亦心喜其遠已而不見詞色福清雅知公
公不能作意近之敘遷平進而已久於南雍詞
林有嫁老女之嗤公笑曰縫衣裳幕酒漿老女
亦有微長終不能顧千金之求百兩之迎倚門
而相招矣福清當國公語所知曰痞膈病深須
大承氣湯疏解猶悠悠泛泛用補中之劑令人
轉思王山陰耳公之生平立身持論此其大端
也公在史館與南充黃昭素會稽陶周望深研
性命之學嘗謂昭素人議趙大洲學禪大洲直
任不辭騰諸奏牘視陽明改頭換面更進一格

又謂周望二程闢禪語錄中却多妙義是從儒宗中透入禪宗暗合而不自知若東拚西護陰用而陽斥之此禪門五宗技倆非吾儒立誠之行徑也公內闕心宗外修儒行重規疊矩不染狂禪氣息人以爲學佛作家吾以爲吾儒世適也蓋嘗論之賢者之生於世也譬諸商彝周鼎陳宗廟而後尊干將莫耶試剗割而後利此其恒也其有含章履和閒世而一見者如麟趾騶虞雖異類知其不踐不殺也如譽星卿雲盲者知其爲祥明玕良玉愚者知其爲寶也天之生

之固將置之明堂東序玉璣黃流之閒世莫得而垢氛人亦莫得而軒輊也吾所見偉人碩儒亦多矣若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至其微言精義闢儒釋之牖戶出死生之津流者固非未學之所識而豐碑亦不可得而詳也公嘗授天官律曆於范禮部授幾何數於西人授青鳥於平定李生授黃白於胡叟其書皆不傳其藏於家者有文集二十卷大事狂談四卷總集類書千餘卷銘曰

嚴嚴紫宮孰疏禁訶睥睨斗柄鞬轡雷車帝曰

豎子汝下無苦乘風躡雲送汝帝所雖則下謫
不在塵寰何以置之瀛州道山中秘之閣列仙
所居紅藥當堦青藜炤書出入金門迴翔類宮
劔佩參差禮樂肅雍朝市熏灼火聚炎蒸清秋
蕭辰冰壺玉衡名利喧呶吞腥啄臙閒房燕處
靜嘯清絃觀化而來限滿而去東觀西清累蘇
何處英聲八區遺書千軸雲過太虛燈傳空谷
聖人之山河曲湯湯山宮水襲公魄所藏白首
門生怛化無極敬譔蕪詞以篆好石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蕭公神道碑

天啓五年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宣化蕭公引年
乞休 詔進光祿大夫子一品誥命馳傳歸七
年二月以疾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四 天子念
先朝舊學遣祭賜葬恩禮有加公薨後十有二
年爲崇禎十一年 天子維新大政臨軒御殿
更定館制親簡閣員海內喁喁想望治平而謙
益方頌繫長安遇公之任子鴻襄鴻請相與伏
地而泣踰年釋歸乃獲論次公事狀書其墓隧
之碑謹按 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富

於春秋與公卿大夫率繇祖宗故事慎重館閣之選儲侍人才爲異日用而儒學文章端方雋偉之人出公諱雲舉字允升姓蕭氏其本出自宋蕭叔大心封于蕭遂以爲氏繇漢迄梁代爲侯王唐季有諱殷者爲馬殷判官避亂江西之泰和再徙瀘源國初適戍廣西爲南寧之宣化人曾祖諱蕃祖諱滿考諱棟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舍高要公夢五色雲捧日覺而公生因以名焉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號人呼孝童二十

舉鄉試萬曆十四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簡討公少負才藻風發泉涌在史館深思下視刊華落實爲勤問學魯人弗如識者卜其有公望矣自簡討陞左贊善凡十年自左贊善歷國子監司業右庶子陞祭酒詹事凡九年詹端四年陞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三品滿六年以繼母羊太夫人里居乞省覲伏殿門泣三日乃得請天啓初召用陞禮部尚書未一載遂致仕歸公篤誠祥順行安節和爲東朝講官齋心

被慮敷陳善敗 光廟嘆嘉焉事 神廟撰進

講章篝燈整衣肅如對御不以人主靜攝少自

假易 神廟深知之欲枋用而未果也萬曆之

有黨論也甘陵汝南之議不欲附君子故去天

啓之有奄禍也黃門北寺之獄不忍附小人故

再去回翔詞垣棲遲衰晚不以容悅持祿不以

擊排植黨不以年至墮節不以時危易行其不

終大用也斯以爲端方儁偉始終一德之君子

與嗚呼國家史館之制所以儲才養相計安軍

國可謂至矣拔自草茅置之禁近體優則其氣

舒局冷則其志澹枕籍經史無簿書期會之役

則其神簡優游年歲無傳遽拜除之競則其智

恬三百餘年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若金陵之議

升祔新都之阻封爵莫不援据編帙取携腹笥

固未嘗薄館閣爲乏材嗤翰墨爲無用也謙益

登朝時佐吏禮則公與崇仁吳公掌院則耀州

王公掌詹則晉江翁公祭酒則定襄傅公此五

公者金聲玉色質有其文出入殿廷朝右改色

或或乎彬彬乎盛世之詞臣也詩有之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繇今思之萬

曆四十年間豈非成周卷阿之盛際與謙益論
著公事而及此者庸以著 祖宗養士之仁彰
神宗久道之化贊颺休明昭示後世亦公之
遺志也夫公前娶鄧氏後娶何氏皆贈一品夫
人有子八人曰鴻圖鴻業鴻襄鴻靖鴻慶鴻祐
鴻譽鴻振鴻業萬曆丙午舉人鴻襄戶部山東
清吏司郎中鴻靖太僕寺廳主簿所著有青蘿
集五十餘卷別集若干卷公主萬曆庚戌會試
爲謙益座主殿試讀卷又首拔焉所以教誨期
待甚厚衰遲坎陷老而無成公之二子不以爲不

肖有點于師門也以公碑諉焉故不敢辭銘曰
於穆 神宗如日方中王多吉士翩翩雖有
美蕭公奮跡粵西道山蓬閣來游來儀焯彼民
譽蔚爲國寶公于斯時麒麟朱草乃晉坊局乃
教成均如衮掌誥如贄考文明廷開窓細旃納
牖公于斯時王鉉大斗東觀再游西京出祖哀
此宮隣傷彼金虎布袍歸里飭巾待期公于斯
時夏鼎商彝丁年俊英白首魁艾祀梓明堂楮
柱昭代孰培養是 神宗之仁豐水有芑詒厥
子孫蒼梧之墳喬木千章 帝命顯融豐碑煌

煌有君有臣是保是師我銘不忘 神祖之思
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

天啓元年有詔追錄 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
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為禮部
右侍郎子祭葬蔭一子越九年巳巳公之季子
爾達奉公與太宜人兩世之柩返葬於慈溪葬
之後十九年其門生錢謙益乃為論世考德銘
諸麗牲之碑謹按慈溪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
仕吳越為尚書叔和二十世吉亨永樂中為給
事中吉亨四傳為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

叔為孝廉府君諱讚即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
沈就昏長安遂占籍錦衣衛嘉靖甲子中順天
鄉試繼室以劉氏生公公諱有經字正子五歲
而孤劉年二十有二萬曆丁酉劉年五十公上
疏言母劉苦節 詔旌表其門為節婦又九年
公五品滿三考贈府君如其官而劉始封太宜
人太宜人歸也府君已舉於鄉府君性至孝
負笈策蹇授詩恒山孤竹閒所得修脯封題以
遺二親不敢名一錢太宜人勤勞共儉黽勉有
無不以關府君也府君疾革指公以屬太宜人

曰孺子之生也夢老人劔以畀我曰以節婦子
 為而子夢如可踐也吾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太夫人勢面絕食忍死襄事藁葬府君於外家
 墓旁而依其母以居府君之伯氏持太公貨錢
 券責諸遺橐太宜人盡室以償而身自忍餓日
 旰未炊抱孺子而泣宗人欲奪其志作輓詩以
 諷太宜人拜而泣曰宗人勗我矣敢不自力公
 六歲以舅氏為外傅太宜人丙夜課讀刀尺與
 吾伊聲朗朗相應公閒持尺蹠搏弄藏匿袖中
 太宜人偏而奪之則所私屬程文也乃大喜悉

發府君遺篋予之兵農禮樂之書部居粲然公
 得以諳曉為通儒府君之遺教也年二十舉鄉
 試又三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
 除編修戊戌陞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 東宮
 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 皇太子偶不為起公
 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 殿下失起
 立之禮敢請其罪 光宗改容謝焉是年請假
 歸葬府君藁葬三十年棺不能受絳治木更斂
 貌如生人汗津津浮頰額公一慟悶絕嘔血漬
 面傾灑如洮頰已而奉太宜人扶府君櫬歸葬

於夏魯之原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公疏請廬墓行服三年上不許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繇諭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曙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間皇太子恒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鈞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

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絕而復蘇髣髴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依於地下乎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殯宮退而謂爾發曰日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恒謂太公三世反葬於周爲不忘本易簣之夕口喃喃扶櫬南下爾發

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墜言者他日亦無
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填塞呼憤一昔
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累累舳
舻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閒關四千里克襄
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之節綽楔巋然與
觚稜相望而楊宮庶守勤譔公行狀於歷官之
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
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遽至於公
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
門象祈連而署京兆者其崇庠何如哉謙益敢
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溪馮氏
節孝之阡而爲之銘曰

惟府君之孝夭折是悼如草傷於春弗逮雨膏
惟母師之節如山有截如澤堅於冬霜清冰栗
雛啄穀哺再世而滋哀哀藐孤奮爲帝師入
侍銅輦出奉版輿封有紫誥旌有漆書母生而
生母死而死承華無人重泉有子兵燹驚疑關
河修阻孤僮反葬神實相汝鄮山巖巖慈水湯
湯節婦孝子千秋之藏匪山則墮匪水則迴天
地元氣歸藏在斯思皇多士馮翼孝德永錫爾

類以胙王國文慙懷鉛誼重負土螭首龜趺敬告終古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今上十三年卽家起大司馬李公於南京叅贊機務司馬之父刑部公年八十七矣呼司馬而詔之曰汝毋以我老偃蹇朝命留都吾舊游夢寐未能忘也吾幸健杖屨逐子而行汝以服官吾以就養不亦可乎司馬頓首奉教公居留署三月曰可以歸矣司馬送之江干伏地慟哭瞻

望弗及乃還鄉人聚觀感泣以爲是父是子忠孝一門斯可以教世者也八月二十七日公考終于里第司馬不俟奏報見星而奔卜以某月某日大葬于松林塘之祖塋走使四千里俾契家子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謙益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憲者觀察江西游刺史袁州子孫家焉再傳徙吉水之谷村有桂者入明與梁寅諸名士爲友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贈兵部尚書秀卽公之父也公諱廷諫字信卿少負穎

異十歲以才筆雄里中萬曆癸卯與司馬同舉于鄉既歌鹿鳴動色相戒曰壯而舉如日出之明晚而舉如燈燭之光有以自厲無相辱也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途不起用司馬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封兵部右侍郎以逮今官公之爲人齊莊易直明允篤誠自其鄉舉時補衣蔬食父子徒步鄉先生鄒忠介公會恭端公聞而歎曰吾江右素風不墜矣

其爲學正也視諸生如其子弟教其不及而惜其非辜諸生之佻達者莫不始而憚旣而服久之矍然而顧化也直指使者檄祀其師于名宦集諸生公議得其暴橫狀力寢其議直指心恚公卒無以罪也在國學一如其爲學正當省試時國子先生之室戶屢恒滿公惟衡門兩板而已三年不遷繇廷評量移比部小大之獄必以情本倫嘗依法比不爲深文周内叔姪訟產不決廉知爲外家所嗾執而懲之諭以至情慟哭相讓而罷廬陽盜殺人竄匿南都反以盜首被

殺家欲連逮相抵公曰此必有異繫其人于獄已而廬陽來告果逋囚也乃服辜督撫之子僞爲省郎符傳執送法司督撫懼遣人來殺之公曰父子天性也况殺人以媚人手命縱之其人不忍去復自歸服城旦督撫竟發憤死而省郎亦用是敗人咸以平允歸公司馬繇邑令徵入西臺正色讜言爲黨人所擠并以考功法中之公與司馬環堵蕭然講道論德諸子鴈行執經以侍父子閒自爲知已也司馬遭奄禍緹騎四出公不色變其再起也公不色喜惟勉以知幾

順命忠君報國而已家居十餘年無求田問宅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暍骹之態無崖岸蘄絕之容誠敬以孝享惇睦以善俗以戰兢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砥僞學神明堅悍老而不衰端坐隱几坦然委順蓋篤實光輝好德令終之君子也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表而嗇裏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禪學往往決藩踰垣不知顧恤風俗日以媮子弟日以壞有如公者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與司馬奕世載德光而大之規言

矩行不越尋尺父子之間有潛耀而無崇庫本
朝稱江西士大夫家法先河後海必歸本于公
嗚呼可謂盛矣公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萬
氏累封夫人子五人長邦華卽司馬次邦英雲
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邦著邦蔚皆邑諸生而邦
著貢于廷孫男十五人家孫士開邑廩生殉弟
溺死奉 旨旌表公之家訓徵焉銘曰

於惟李公如玉有瑞百行旣圓五福斯備公爲
書生巋然長德及爲師儒威儀抑抑樞衣升堂
頌禮有嚴春絃夏誦朝齋暮鹽再爲法官不詭

不詖矢其素心視我丹筆蕭然虛止歸老紫荊
澹庵之澹誠齋之誠國爲元龜邦爲胡耆教義
模楷匪山伊斗五福維何福壽考終有子駿發
高明顯融皇天何私荷此百祿箕疇有徵惟德
作福司馬受命匡我王國文武吉甫中興是式
源深流長爾哀爾思玄堂有耀寵章鼎來勒詩
螭龜作頌是似耄齒來式敢告惇史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

碑

天啓元年藺會陷重慶圍成成都朝議推兵部武

庫司郎中王某通知兵略宜出監軍事公慨然
 銜命以往賊聲言將趨荆門犯留都仕宦入蜀
 者皆檣舟夷陵踧躑盼望川東道徐公如珂奮
 臂不顧乘單舸入峽公則繇漢中走棧道單車
 輾輓冰雪塞路六十日而抵蜀蜀人驚而相告
 吳中一時乃有兩王尊耶公既受事戒將士簡
 師旅灑血以誓眾曰所不滅賊以報 天子視
 此血矣二年二月復江安縣五月復瀘州六月
 復納溪合江仁懷諸縣三年春率師搗其穴冬
 入龍場破土城斬獬獯關諸苗奢酋父子殺母

妻夜遁遂平永寧而公之復瀘州也徐公亦以
 是月督四道兵鏖賊重慶城下禽張樊二酋奢
 賊失氣遁求寧我師合而蹙之最平蜀之功公
 與徐公為多捷奏加陞二級賞銀四十兩仍
 命與徐公皆遇巡撫缺推用徐公以久次入為
 京卿而公僅循資量移蜀之爭功者至于飛章
 抵闕檻車逮繫而公悛悛不自明人皆以公為
 長者也師之渡瀘也公命縛葦為船繫之江岸
 我師乘風雨夜進賊驚潰爭蘆筏以渡溺而殲
 焉搗巢之師繇仁懷達落紅一夫負米四斗板

崖下上顛頓絕壑公令緣溪伐木造舟以濟日
運可三百石士皆宿飽遂以集事公在行間三
載躬擐甲胄冒矢石中箐之役長寧納溪二師
俱覆昏夜歸瀘整師斷後矢屬于鞍者數矣事
平之後開府建牙者相望而公獨浮湛藩臬自
此遂無意于功名之會以年至乞休此可爲長
嘆者也公諱世仁字元夫世居太倉之龍市以
貲雄于鄉富而好行其德會祖拭鴻臚寺署丞
祖燾父嘉言皆諸生母錢氏舉萬曆辛丑進士
除漳州府推官父喪服除補南昌府推官入爲

兵部車駕司主事歷武庫郎中以參政監軍于
蜀陞右布政于福建尋改湖廣致仕公居官廉
平愷悌官司理以平允稱官樞曹以勤敏稱官
藩臬以治辦稱生平無先人之心無封已之行
不崖岸以立名不徑竇以營利隨牒以進奉身
而退休休如也蹇蹇如也天性孝友內行惇至
厚親黨篤故舊收悖嫠卹饑寒皇皇乎如有所
者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致仕歸田修閑居
遂初之樂親知過從契闊談讌賓至則命觴賦
詩詩就則徵歌度曲感西征之勞苦演爲傳奇

使童子登場按拍以相娛樂酒闌歌闋客有爲
公愴歎者公笑曰大地皆戲場吾與君皆觀場
之人也何容置欣慨于其間哉有別業在吳淞
之濱公之子應徵春秋佳日載酒速客奉公遊
燕其閒畫船簫鼓酒旗歌扇出沒于漁灣柳渚
之中公顧而樂之丁丑九月酌酒芙蓉花下曰
勸汝一杯酒從此別矣歸三旬而疾作談笑訣
別倏然若羽化者嗚呼公可謂五福渾圓高朗
令終之君子矣公卒于崇禎十年十月朔日享
年八十有一娶溫氏繼室魯氏並贈夫人子應

徵應徵應行皆國子生十五年十一月葬光福
之新阡公我錢之自出于余中表兄弟也余之
論次於其細行及歷官行事皆不得盡載特詳
書其西征之功狀與其有勞而不見庸者如此
銘曰

公方羈貫頭角齷齪雍河決江大放厥辭鵲起
射策釋褐牽絲麟仁不履鴻漸有儀寇訐西南
欲裂坤維井絡路塞劔閣羽馳公出監軍灑血
誓師我疆旋復賊巢遂夷瀘河潛渡箐路窮追
船回礮及馬旋矢隨帝記厥勩冠于西陲回

翔滋久角巾東歸瘡瘡勞人脫此馬羈法曲窈
眇洞簫參差宮移羽換絲奮肉飛戲場何樂戰
場何危當筵一笑拊手大歸公膏雖屯厥有愁
遺藹藹孫子以畚以菑西山之阡冢木蔽虧鄧
尉朝雲震澤沙池胄子危誦秀眉遺思過者必
式眎此豐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銘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虜貢市邊
塞人不知兵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哱拜子承
恩劉東暘等殺巡撫党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
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
玉泉花馬閔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
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梅公爲監察御史

昌言於朝以謂賊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虜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旣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

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衆懼恟恟給事中王德完惶遽自列曰臣所謂收錄豪傑非爲李氏也異時有變幾得無連坐公歎曰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知歸命

則臣爲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
不服則臣爲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
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
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
他人也 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
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會遲頓玩寇意殊薄之
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
傾心相信誓以共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
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會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
以辦賊也飛謀釣謗間阻百出公旣受事而西

事益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
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
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
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
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
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
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
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西事不大
壞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 上已先入夢
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會遂以夢熊代非

公疏指也。夢熊既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劔。又奉屢旨申誠，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亦少安之。旋而受繚，旋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勾虜，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虜不能闌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

谷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乞降，堅守以待。虜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虜，大敗。繞賀闌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虜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虜至梯城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暘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眈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遂巡納刃，屈脚下拜。城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觀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曰：梅監軍真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間呼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暘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暘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僇

一人或說公盍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馘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蕲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撐柱金帛狼籍道路公卽日襍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暘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

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 陛下也朝右皆右
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
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
不得叙嗟乎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百里
外置酒高會遙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
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
罪無聞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謠詠左枝右梧前
顧後視不察睨眴不動聲氣陽就其籠挫陰隲
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
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曰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

爲貪功或爲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
之日首叙督撫次及大將次及行閒之人監軍
之官卽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大臣與
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
拜而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
尊耶以臣爲受享日夕舖糜自買柴菜居處營
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至擁氈自蔽木
版爲几案瓦盆爲頽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炤可
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
見人情時勢之難寧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

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
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沮効用之
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弘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
疏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
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
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
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而歎
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
恩廕曰角巾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
一念朴忠非有所爲則臣榮多矣公以一指視

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通侯胙土視之如浮雲
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遠乎
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桂禍結首尾七
年而西陲晏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
爲多 天子心知公能有意大用明年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右侍
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
任歸未起而卒故吾謂萬曆中龐臣碩輔膚公
杆城之臣以公爲首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
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國楨字克

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弘治癸未進士爲惠州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生六子兩世皆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竒節一旦盡出公下閒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貫酒呼盧走馬角射袂衣短裘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劔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癸未與仲弟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刊落教條蠲除贖鍰闊略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慳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賤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其御輦轂貴人多所操縱押闔不名

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匝月良已而後去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決訟錯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駿馬插弓矢從蒼頭廬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叫空如餓鴟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驚其儻葛闕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闇合兵法軍抵寧夏通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地禁令軍中與

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砲所至也急牽公避之公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砲矢雨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爇火藥耳許朝能賺我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

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虜王方欵塞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虜謀虜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杜會送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劍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與出劍示之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虜衆大譁歸怨杜會杜會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虜中知文法爲閒者也同諸夷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閒虜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虜情以告公以恩信待虜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見虜酋傳呼聲響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虜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虜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殺其講事八十三人虜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媾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

解其爲諸虜敬信如此公在兩鎮弓矢皆親督製虜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鐵石執槩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暗中遙辯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餼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棒槌崖之捷殺虜數千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受文吏抑沒今願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

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溫陵木卓吾道人也好譚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旣而曰克生往矣必能辦賊公次女澹然早寡爲尼從卓吾問佛法微言扣擊公亦參預焉人謂龐公靈炤後身也公呼公安袁中道爲小友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求友爲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悉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靈宮古栢婆婆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許人晉陽庵有唐鑄觀音像沙窩井水葛道士

毬順城門老中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
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內有偉人二一爲
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及見
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
年六十有四訃聞贈官賜葬如彝典某年某月
甲子葬於三湖之原公之配曰封淑人劉氏子
男二人浩然早卒次之熲女六人第四女適吏
部尚書李長庚公歿十餘年猶子之煥繇諫垣
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
詳又言之熲之稱爲公子也之熲書來請曰先

公橫身許國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
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夏州之役先公曰堤
水葉曰填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公冒死
以戡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虜下南城馘羣賊
皆出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
征者見聞單薄援據錯互舉艱危者定之績胥
歸甚閒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國論何且夫先
公旣口不言功而叙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次
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
倒置豪傑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

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
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
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叙而銘焉
銘曰

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
雜種負鄙爲災魚鰕跳擲海水羣飛 皇曰往
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汝之志堂堂梅公矯
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烏虜援絕
螳長堤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并齧整
兵頓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

夏以還九服錫眉雕戈鈴柝萬里名王入侍穹
廬外徙於皇 神廟德侔蒼瀨擾畜羣龍在我
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稷氛
譬彼驕人天吳罔象鼓舞相槌不越沆瀣清廟
有頌麟閣卽圖邈矣 神廟遠猷訐謨河山有
窮碑石不改梅公如龍 神廟如海



王人...

